

白田文集卷之六

寶應王

巖纂

壽序

金太淑人九十序

士負才略者在上則位通侯祿萬鍾安社稷謀久長
在下而才略有以自見位不通侯祿不萬鍾其謀猷
智計裨人國利將相解紛難功烈與通侯萬鍾等君
子惟期濟世不論崇卑貴賤也張子房為帝者師封
萬戶位列侯高帝欲易太子周昌叔孫通爭之不得
子房謀招四皓輔太子太子得無動此所謂在上而

計社稷久長者陸賈當高后時病免家居諸呂擅權
危劉氏賈乃告曲逆以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劉氏乃
安魯朱家布衣任俠季布得罪購之急朱家為見滕
公恐以忌壯士資敵國事得解此所謂在下而利將
相解紛難者夫此三人者或身當事任或不當事任
而智慮謀畫動中機宜非當時諸大臣名將所及而
振國家之急釋人臣之患其有造于世皆匪淺鮮也
然吾謂豪傑之生天既畀天下之事則必俾家室有
人克佐于內夫子乃專意于外不顧其私考之史皆
不言其有賢智婦能相子房陸生朱家竝光載籍者

豈其內未必賢或賢矣而不著史不得而載之未可知也金太淑人者贈太史汪公景純之夫人而太學繩之詹事辰初武舉則古之誥封太淑人也太史公義俠風節推重東林朝政得失默有轉旋當青宮未立上遲之黃公石齋上疏爭上怒廷杖初黃公欲具疏公為勸勉且謂事或不測則悉任身後而制下痛杖公盡力謀護乃得生卒安太子葉福清之未相也公知其有相度謂可當大政固會推得入內閣福清初不知也邊事未起公豫憂與大將軍談兵謂邊事必潰裂請加綢繆不聽竟如公言妖書之禍牽引郭

明龍盡室幾坐大獄公為營救得白全活家口四十
餘夫羽翼太子殆有近于子房雖四皓任調護黃公
受決罰而成功則同部署將相近似乎陸生雖彼則
合圍此則分計而謀減則同保全善人有類乎朱家
雖一則言貽患一則訟匪罪而救難則同公匹夫而
樹立如此則在上在下之猷業殆兼之歟然人知其
用世濟物而不知內佐者金太淑人之力多矣太淑
人自為副室事公及嫡惟謹公義舉俠行多所贊成
而勤敏家務不煩公內顧及為未亡人念公義俠矢
志靡他國變勵其子匡時濟難勿顧身家故詹事跋

履崎嶇從王于閩粵滇黔達離左右太淑人不色憂
而惟盡瘁王事以為念由前所稱子房陸生朱家未
聞有是婦既足為公重由後所稱子房陸生朱家之
子未聞有是母則為太學詹事武舉重又何其多也
太淑人九十矣進十年期頤矣更進期頤無疆豈不
仍如嬰孺之始哉其從子某等為壽屬余序之

黃永清七十序

士君子志於當世亦不待都将相躋公侯然後可展
措蘊蓄因危圖安因亂圖治也即其時隨其勢皆可
以試其經綸昔田疇當劉虞公孫瓚之事退而耕徐
無山中歸之者五千餘家以布衣為之長部署其衆
設殺盜鬪訟之條議嫁娶學校之禮咸信服其政教
如君師蒞民庶此所謂在上在下因時度勢有以試
其經綸也及其以孟德之衆出盧龍越白檀至白狼
柳城通道塞外遂雪仇恥則知躬耕山中乃其待時
有為迫而後起及其辭柳亭侯也矢志無他功成事

畢而遂止息也嘗以是論古人有難之者又推以論
今人尤難之十餘年來心儀徽黜黃君自先欲見之
不得今得邂逅鑿江歡甚恨晚因黃子以知其尊君
永清先生果毅有為不屑屑舉業有志經世喜談兵
當流賊張甚徧海內被毒公慷慨發憤毅然欲剪滅
會閣部史公督師乃偕其姪夫某詣軍門上謁史公
奇兩人才授某參軍且授公聞父病遄歸歲甲申李
自成陷京師江南大震所在寇起新安郡縣皆甚熾
甚至家奴叛主聚黨逞殺橫肆慘毒莫敢誰何而黜
尤甚會國家鼎革張大總戎鎮新安公慨然曰此討

亂日也奮不顧身獨自叩軍營請師急勦張不顧公
悲號痛哭三日夜不絕聲張感動夜發兵分道往勦
殲厥渠魁諸賊黨百餘人悉誅之地方以寧人得安
枕當是時人以比之中包胥公之留心當世較然不
欺其志兵略自喜視疇之躬耕徐無部勒子弟皆陰
以兵法自練其智略殆相似而疇之迫而後起兵出
盧龍公以滅賊之故謁督師亦無異及公以父病不
受官而歸即疇之不受亭侯而其乞師勦亂得雪仇
恥雖疇之立功塞外雪仇畢志亦無大殊所謂在上
在下皆有以自見者古有田疇今殆欲以公當之使

公早用於世其大有造於人國豈難哉今公年七十
未可云老公勉之天下事有可為百里奚七十飯牛
而秦穆霸張柬之老而後用卒能以周為唐矧自先
君宏才邃學叔季或不仕善遊或入學待仕則亭侯
之封其在公父子也必矣勉之無自云老也公平生
孝友節義嘗卜葬三代盡力塋地又拓家祠復義學
祀先師義田贍族黨賑飢排難皆可書自先君述之
不誣宜壽考期頤者庚申八月十二日為公生辰先
一載君豫以公介言見屬因舉公平生大節以壽公
其亦可以樂飲而極歡也哉

白文集 卷六 五
郭孺人六十序

郭孺人六十生辰姻戚謀為壽乞言於余孺人王公
某之配也姻戚稱孺人事舅姑有孝行佐公內政勤
勞自將教育二子靳然見頭角將有成立予所聞於
姻戚如此是可書以為壽矣余於是而竊怪古今立
言之異也自孔子作春秋而後世諸史折衷之以著
其是非之實然春秋一書其言婦女之大善者尤寡
豈聖人之文缺而不備抑與豈列國赴告冊書止詳
於士大夫而婦女未備與抑婦女之事闡幃隱密而
聖人亦必擇之審考之核而不欲疑後世與孔子之

後自司馬遷班固而下或止載后妃或兼詳臣庶雖
史家裁制不同而其擇之審考之核而不欲疑後世
者皆春秋之意也故其言足以勸而閔閫之中有以
興起為善之思古之立言之道固如是也至於今而
立言者吾感焉夫為文以道人之事其本原於春秋
而其流出於歷代之史為文者苟知春秋之義而出
入諸史則稱美之際宜憂憂乎難之而於婦女之行
宜如何其擇之審考之核也婦人女子其奇節特行
如宋伯姬之見於春秋既非世所常有則夫尋常閭
幃之間未必人人理善也乃為文以壽其人者則太

任之德敬姜之勤樊姬之正仇母之教湛母之奇無
不備於一人之身遍鄉邑之婦女欲以為壽則遍鄉
邑之婦女人人聖善也至於遍乎一國又人人聖善
也至於遍乎天下又人人聖善也果若是則人心醇
風俗古宜遠過於春秋二百四十年僅可指數之時
矣奈何其不然也無乃飾美蓋非是非頗謬於聖人
而至此歟則為善者何以勸何古今立言之殊也故
生平不喜為文以壽人而又欲正告天下苟有志於
古之立言者上以孔子為師而效春秋筆削之旨擇
人而言擇言而書下亦出入諸史以嚴重其筆而於

婦女尤謹如是則吾之一言得則榮不得則辱遠邇
聞之莫不勉於為善庶有裨風俗人心乎若孺人者
其殆予之欲得而論之者乎而余之舉以壽孺人者
庶其非不信之言哉

白田文集 卷六

胡孺人六十序

徽州吳子延支字爾世以母胡孺人六十介無言孫子來徵為壽之辭其言曰孺人歸天明公才七年稱未亡人延支未生而孤其生也先公已逝四月矣孺人時幼艾茹荼嚙藥屏絕膏沐坐卧一小樓幾四十年而養尊撫孤以一婦人維繫三世以啟祐幾人其大節如此孫子吾友也余是以知吳子因知孺人深惟其言太息者久之古教先王之教流風遺韻浸被於人者數千年不衰則載所籍傳以節義著聞者當不勝紀即其時女子沐浴先王之澤亦莫不然然春

秋一書二百四十二年間僅一紀叔姬聖人大之著
於經豈列國赴告策書所重國君卿大夫而士庶則
略與然春秋時其國君卿大夫何可勝數而歸女節
義何寥寥也詩則自后妃夫人以至里巷女子莫不
備載而共姜之外無間又何也豈師氏所采皆婦女
之能言者有以自見而不能者失之與由春秋言
之國君卿大夫之家以節見者鮮而士庶又不得與
錄詩言之士庶皆得自見而又失之於不能言然則
女子至以節見不幸矣又不幸而不得表著於後世
豈非先王所痛惜哉今又觀詩列共姜春秋著叔姬

誠無愧於亡者矣若夫為亡者養尊撫孤則未嘗言
之然推先王之義倘無愧亡者而復能養尊撫孤代
亡者未竟之事俾有以克昌其後此尤為先王所深
嘉極歎也則使聖人復起推廣經教即士庶之家亦
得大書特書而女子即不自言亦必有言之者而采
之樂章奏之朝聘燕饗也如是則孺人者其可以無
憾矣孫子曰孺人既寡事舅姑曲盡勤勞孺人就延
支之養於廣陵舅老留歛絡繹問遺悉出手所織絰
子未生而孤代夫為父延支晨就塾暮則自督課習
舉業不仕今有孫亦嶄嶄見頭角而延支孤子當室